續高僧傳/卷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九

續高僧傳
卷第二十

卷第二十一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

習禪五　〈本傳十四　附見五〉

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〈(靈智)〉

釋道昂，未詳其氏，魏郡人。履信標宗，風神清徹，獨懷異操，高尚世表，慧解夙成，殆非開悟。初投于靈裕法師而出家焉。裕神識剛簡，氣岸雲霄，審量觀能，授其明訓。昂飲沐清化，愛敬親承，歲積炎涼，齊蹤上伍。常於寒陵山寺陶融初教，綱領玄宗，日照高山，此焉攸屬。講《華嚴》、《地論》，稽洽博詣，才辯天垂，扣問連環，思徹恒理。而混斯聲迹，摀謙藏用，幽贊之功，諒擬前傑。化物餘景，志結西方，常願生安養，履接成務，故道扇漳河，咸蒙惠澤。

後自知命極，預告有緣：「至八月初，當來取別。」時未測其言也。期月既臨，一無所患，問「齋時至未」，景次昆吾，即昇高座，身含奇相，爐發異香，援引四眾受菩薩戒，詞理切要，聽者寒心。于時七眾圍遶，飡承遺味。昂舉目高視，及見天眾繽紛，管絃繁會，中有清音遠亮，告於眾曰：「兜率陀天樂音下迎。」昂曰：「天道乃生死根本，由來非願。常祈心淨土，如何此誠不從遂耶？」言訖，便覩天樂上騰，須臾遠滅，便見西方香花伎樂，充塞如團雲，飛涌而來，旋環頂上，舉眾皆見。昂曰：「大眾好住，

今西方靈相來迎，事須願往。」言訖，但見香爐墜手，便於高座端坐而終，卒于報應寺中，春秋六十有九，即貞觀七年八月也。道俗崩慟，觀者如山，接捧將殯，撿足下有「普光堂」等文字生焉。自非道會靈章、行符隣聖者，何能現斯嘉應哉？于斯時也，遐邇嗟歎，氣結成陰。坐既跏趺，掌文仰現，預覩相迹，悲慶相臨。還送寒陵之山，鑿窟處之，經春不朽，儼然如初。自昂道素之聲被于東夏，慈潤溫柔，德光攸屬。嘗養犬一頭，兩耳患聾，每將自逐，減食而施，及昂終後，便失所在。又，登講之夜，時屬陰暗，素無燈燭，昂舉掌高示，便發異光，朗照堂宇。大眾覩瑞，怪所從來，昂曰：「此光手中恒有耳，何可怪耶。」其栖業隆深，幽明感應，誠不可度也，故是道勝高世之人矣。

時相州有靈智沙門，亦裕公弟子也，機務亮敏，著名當世。常為裕之都講，辯唱明衷，允愜望情。加以明解經論，每即元席，文義弘遠，妙思霜霏，難問銳指，擅步漳鄴，故使四海望塵，俱敦聲教。後便忽覺智涯難極，法行須依，徒設舟航，終須艤棹，即屏絕章疏，更修定業，步晷守心，懷虛成務，乞食頭陀，用清靈爽，垂行物範，光德生焉。貞觀八年終於鄴下，春秋七十有五。後諸學行儉約，附其塵者眾焉。

唐京師大莊嚴寺釋道哲傳二〈(道成　靜安)〉

釋道哲，姓唐，齊郡臨邑人。初投潁川明及法師學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，為同聽者所揖。具戒已後，正奉行門。又從魏郡希律師稟承《四分》，希亦指南一時，盱衡五眾。受教博曉，將經六載，經重筌宗，究其文體。但為戒慧雖通，未懷定業。有河內詢禪師，眾推不測，匠首當今，嘉哲至誠，傾襟為說。一悟真諦，霍然大通，禪侶相謝，解齊登室。聞京邑道盛，乃步從焉，初至，住仁覺寺。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譽，敬備師禮，從受《攝論》，研味至理，曉悟其文，標擬有方，豈惟聲教，遂猷辭人世，潛于終南之駱谷也。山粒難接，授受須淨，既闕使人，遂虛腹累宵，欣茲味空。有清信士張暉，陪從多年，請益供奉。因暫下山，忽逢重雪，懸路既擁，七日方到。哲以雖對食具，為無人授，守死正念，暉披雪至庵，彈指覺悟，方從定起。斯寔謹慎資持，為此例矣。

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有道聲，延住華館。初從眾意，退居小室，一食分衛，不受僧利，眾益重之。盩厔縣民昔以隱居駱谷，得信者多，相率迎請，乃往赴焉。營構禪宇，立徒策業，山俗道侶，相從屯赴。教以正法，訓以律儀，野逸是憑，聞諸京輔。忽一旦謂門人曰：「無常及矣，大眾難見，冥目既至，長恨何言。」遂東歸莊嚴，訊問名德，奄然卒於故房，春秋七十二矣，即貞觀九年正月也，葬于京之西郊長城。故人仰慕聲範，遂發塚迎柩，還歸盩厔，行道設齋，以從火葬，收其餘燼，為起塼於城西二里。端正樹側龍岸鄉中，列植楊柏，行往揖拜。然哲迴發天才，學不師古，撰《百識觀門》十卷、《智照自體論》六卷、《大乘聞思論》等行世。

弟子靜安、道誠，並承習厥宗，匡務有敘。安掩迹林泉，念定存業。誠行感玄解，謙穆自修，包括律部，講道時接。初住大莊嚴寺，以傳業高，今徵入瑤臺，匡化於彼，餘波潛被，盛績京師。

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

釋曇榮，俗緣張氏，定州九門人。源南鄧而分派，因封而居高陽焉。年十九時為書生，刻意玄理，寄心無地。因靈裕法師講《華嚴經》，試往聽之，便悟玄範，略其詮致，乃投裕為師。裕神厲氣清，觀榮勤攝，遂即度之。及受具後，專業律宗，經餘六載，崇履禁科，條暢開結。乃更循講肆，備聞異部，偏行大業，故以《地持》為學先。

屬周廢二教，韜形俗壤，雖外同其塵，而內服道味。及隋再弘佛教，不務公名，隨緣通化，曾無執著。年登四十，務道西遊，行至上黨潞城黎城諸山，依巖結宇，即永潛遁。既懿德是充，緇素歸仰，便開拓柴障，廣樹禪坊，四遠聞風，一期翕至。榮形解雄邃，稱病設方，諸有餐飲，咸歆至澤，禮供日隆，投造填委。以隋末陵亂，人百從軍，預踐兵飢，希全戒德。榮欲澄汰先染，要假明猷，事在護持，躬當法主。每年春夏，立方等般舟，秋冬各興，坐禪念誦，僧尼別院，故處有四焉。致使五眾煙隨，百供鱗集，日增慶泰，歡躍成諠。自晉、魏、韓、趙、周、鄭等邦，釋種更新其戒者，榮寔其功矣。

嘗往韓州鄉縣延聖寺立懺悔法，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，家傳供養，送舍利三粒，遺行道眾，榮年垂八十，親率道俗三千人步出野迎，路由二十餘里，儐從之盛，譽滿當時。既達寺中，乃告眾曰：「舍利之德，挺變無方，若累業有銷，請祈可遂。」乃人人前別置水鉢，加以香爐，通夜苦求，至明，鉢內摠獲舍利四百餘粒。聲名達于鄉邑，縣令懼其聚眾，有墜條章，悕停其事。當夕怪獸鳴其廳宇，官民竟夜不安，明旦陳悔，方從榮法。斯德被聖凡，皆此之例。

武德九年夏，於潞城交漳村立法行道，所住堂舍忽自崩壞，龕像舍利宛然挺出，布往庭中，一無所損。又，貞觀七年，清信士常疑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。至七月十四日，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，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，從上而下，中有七佛，相好非常，語僧定云：「我是毗婆尸如來，無所著至，真等正覺。以汝罪銷，故來為證。然非本師，不與授記。」如是六佛，皆同此詞。最後一佛云：「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，為汝罪銷，故來授記。曇榮是汝滅罪良緣，於賢劫中名普寧佛。汝身器清淨，後當作佛，名為普明。」若斯之應現感靈祥，信難圖矣。

後臥疾於床，眼中流淚。弟子圓宗曰：「和上生來念慧，必無不意，何事悲泣？」答曰：「吾死日將逼，恨更不得為諸七眾洗濯罪累耳。」宗曰：「何必至此。」答曰：「吾縱不死，亦是無用。自佛法再興已來，未省一度不聽說戒。今既病困說欲，斯必死

矣。」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寺，春秋八十有五。旋殯于野外，後門徒出其遺骨，葬于寺南，建塔表之。

自榮履歷重難，而崇尚釋風，形器瓌偉，過於八尺，詞吐溫贍，風格道遠。年登不惑，斷粒練形，常餌守中，用省煩累。而奉教結淨，希見斯人。日到僧廚，問其監膳，必有事染，親看翻穢，並使食具清淨，方始還房。自覿名德，罕聞斯類。又，於寺內諸房，多結淨地，用擬四藥溫煮之所。故預沾門序，散在諸方，咸承風素，免諸宿觸。又，每歲懺法，必具兩儀，二篇已下，依律清之。先使持衣說淨，終形立誓，然後羯磨，隨治成人。初聚正罪，雅依大乘，仍令心用理事，無著有空，身口威儀，歸承律撿。故自從訓勗，奉法無虧，皆終諸命報。余因訪道藝，行達潞城，奉謁清儀，具知明略，故不敢墜其芳緒云。

唐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

釋靜琳，俗姓張氏，本族南陽，後居京兆之華原焉。幼齡背世，清附緇門。初誕之日，有外國道人曰：「此兒當貴，若出家者大弘佛法。」七歲投僧出家，役以田疇，無乖道訓，不果本望，深惟非法也。自顧而言曰：「此而未捨，與俗何殊？」更從一師，服膺正化。遭周滅法，且附俗緣，年在弱冠，希期無怠。

會隋氏啓運，即投曇猛法師，乃以二事相攝，經于五年，猶事沙彌，未敢受具。慶蒙開法，欲廣見聞，辭其本師，南遊樊鄧，便於彼部奉進大戒。既爰初受法，未曉清規，遠赴青齊，聽於律禁，後發前至，為諸聽先。又於覺法師所聽受《十地》，迴趾鄴都炬法師所採聽《華嚴》、《楞伽》、《思益》，皆通貫精理，妙思英拔，舊傳新解，往往程器。時即推令敷化，講散幽旨，並驚所未聞。而胸臆所懷，猶謂不足，展轉周聽，博遍東川，蓄解尋師，又至蒲晉。有沙門道遜、道順者，聲名大德也，留講《十地》，經于涼燠。雖復聽徒欣泰，而志逾煩梗，下坐處房，撫膺審曰：「法本治病，而今慢法更增。且道貴虛通，而今耽著彌固，此不可也。」即捨講業，專習禪門。初學不淨念處等法，又嫌其瑣小，煩稽人慮，乃學大乘諸無得觀，離念唯識，彌所開宗。每習一解，陶練十年，精其昔知，更新後習。而弊食麁衣，情欲斯絕。後入白鹿山，山糧罕繼，便試以卻粒之法，孤放窮巖，又經累載。山中業定，昏睡惑心，乃臨峭絕懸崖，下望千仞，旁生一樹，纔得勝人，以草藉之，加坐其上，於中繫念，動逾宵日，怖死既重，專深弘觀。後聞泰岳特多靈異，便往尋之。既達彼山，夜見火炬周環，高曜峯巖，即事追求，累日方至，乃見五六尼眾匡坐論道，琳初通訊問，共議唯識等理，未盡言間，忽然不見，惆悵久悟，法誡爾也。後入關中，遇曇遷禪師講開《攝論》，一聞如舊，慧不新聞。

仁壽四年，下勅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，琳即於此住，居靜課業，行解之盛，

名布京師。大業三年，有沙門還源等延請帝城，在明輪、妙象諸寺講揚《攝論》，識者歸焉。尋即降勅，召入道場，既達東都，禪門更擁。齊王暕情深理定，每就諮疑，請至本第，從奉歸戒。鴻臚蘇夔學高前古，舉朝冠蓋，稟宗師訓，為舟為梁。高陽道雄、道體，趙郡道獻、明則等，並釋門威鳳，智海明珠，咸承理味，酌以華實。襄陽洪哲，德高楚望，風力俊駭，聞琳聲穆時彥，故來相架，乃致問云：「懷道者多，專意何業？」琳見其詞骨難競，聊以事徵，告云：「山谷高深，意定何在？」哲云：「山高谷深，由來自爾。」琳曰：「若如來言，餘處取土填谷齊山，為定高不？」哲悟此一言，致詞歎伏。由是秀頴附津，稽疑重沓，故令譽風宣，彌繁賞會。

琳以像教東漸，法網雖嚴，至於僧儀正度，猶未光闡，欲遍遊閻浮，備殫靈迹，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，當蒙恩詔，令使巡方，并給使人，傳國書信。行達襄土，方趣海南，屬寇賊交侵，中國背叛，途路梗澀，還返南陽。義寧二年，被召入京，住大揔持如常弘演，光陰既積，學者成林。武德三年，正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，素奉崇信，別令召之。琳立意離緣，攝慮資道。會隋末壅閉，唐運開弘，皂白歸依，光隆是慶，乃削繁就簡，惟敷《中論》為宗，餘則《維摩》、《起信》，權機屢展。夜則勗以念慧，每事徵研，並使解出自心，不從他授。玄琬律師，道王關河，躬承令則，自餘法侶，歲獻奇倫。任城王及太妃、楚國太妃、安平公主等皇家帝葉，請戒第宅，隆禮頻繁。國子祭酒蕭璟、工部尚書張亮、詹事杜正倫、司農李道裕等，並誓為弟子，備諸法物，恒令服御。久以徒侶義學，爰缺律宗，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《四分》，一舉十遍，身令眾先。故使教法住持，京輦稱最，乃至沙彌，淨人咸明律相，誠其功矣。

忽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，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疾甚。有沙門法常者，盛名帝宇，素與周旋，故來執別。琳曰：「不戀此生，未貪來報。緣集則有，緣散則無。」而神氣澄湛，由來不亂。曾病，有問疾者，答云：「以己之疾，愍於彼疾。」因而流淚，想諸苦趣故也。便揔集僧眾并諸門人，告曰：「生死道長，有心日促。各宜自敬，無累爾神。」即右脇而臥，尋卒於本寺，春秋七十有六。餘處通冷，唯頂極熱，迄於焚日，方始神散，而形色鮮輭，特異常比。送於終南至相寺燒之，唯舌獨存，再取燒之，逾更明淨，斯即正言法之力矣。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，無由欽仰，百日之內通告有緣，共轉大乘揔四萬餘卷，并造千粒舍利木塔，舉高五丈，彫飾之美，晃發中天，廣布檀那，用酬靈澤。

初，琳居世化，以實錄著名，每述至理玄凝，無不垂泣歎奉，言無非涉，事不徒行。有通事舍人李好德者，曾於雒邑受業於琳，後歷官天門，弊於俗務，逃流山藪，使弟子度之。若准正勅，罪當大辟，後有嫉於德者，罔以極刑。及下獄徵琳，初無拒諱，監獄者深知情量，取拔無由，事從慮過，釋然放免。識者以實語天梯至死知量，是莫加焉。

自爰初問法，無憚夷險，衣服壞則以紙補之，床蓆暖則坐於簣上，節之又節，量力

強羸，名利不緣，語默沉靜，修攝威儀，有異名稱。涕唾莫顯於口鼻，飲食未言於美惡，敬慎之極，夫又何加。兼以行位難測，蚤虱不歷於身，縱輒投者，尋便走散，斯負既抵，故所報類希焉。

嘗居山谷，須粒有待，患繁，乃合守中丸一劑，可有升許，得支一周，琳服延之，乃經三載。便利之際，收洗重服，故能業定堅明，專注難拔。時值儉歲，緣村投告，隨得隨施，安樂貧苦。

嘗在講會，俗士三人謀害一怨，兩人往殺，其一中悔，從琳受戒。歲紀經久，並從物故，而受戒者忽死心煖，及從醒寤，備見昔怨及同謀者論告殺事，其受戒人稱枉不伏，引琳為證，王即召追證，便有告琳生他方金粟世界，王既感證，因放此人。

又，琳一生所至伽藍，撝謙自牧，逮至名高福重，嘲錫日增，並委侍人，口無再問。及後為福，方恨無財，出以示之，琳曰：「都不憶有此物也。」斯寔據道為務，情無世涉，可書季代，足為師鏡。

自住弘法，敷化四方，學侶客僧，來如闡闐，招慰安撫，隨事憂承，而度雜公私，憲章有敘。故使外雖禁固，內實通流，山林望而有歸，軌道立而垂則。逮于沒後，此法彌崇，所以京室僧寺五十有餘，至於敘接賓禮、僧儀邕穆者，莫高於弘法矣。又，寺居古墟，唯一佛堂，僧眾創停，仄陋而已。琳薰勵法侶，共經始之，今則堂房環合，廚庫殷積，客主混同，去留隨意。裕法師云：「以道通物，物由道感。惠由道來，還供道眾。故僧實由客，深有冥功。」裕語有由，琳近之矣。

唐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

釋慧斌，姓和氏，兗州人也。博覽經藝，文義洞開，偏曉字源，尤明章曜。年十九，鄉黨所崇，為州助教。而情猒煩梗，懷慕出世，年二十三方預剪落。尋即歷聽經律，相沿兩載，覩講席喧撓，唯論聲勢，便入臺山修諸靜慮，一入八載，備行觀法。乃往泰山靈巖諸寺，以行道為務先。年三十四，方隸官名，住秦州梁父甑山存道寺，更尋律部，博聽經論，而性狎禪林，譽彰遐邇。

及獻后云背，禪定厥興，下勅徵延，乃旋京邑。于時名望盛德，八表一期，各擅英髦，人程鱗翼。而斌夏第最小，聲稱彌隆。衣鉢之外，更無箱襆，容質清素，挺異恒倫，緇素目屬，莫不迴向，斯亦象季清厲之僧也。兼以布行純粹，言無品藻，每聞評論，輒即默然。防護戒儀，慈救為慮，每夏行履，執帚先掃，恐傷蟲蟻故也。隨得利養，密行檀濟，或造漉囊，或施道俗，唯急者方乃行之，仍復累屬勿泄人世。及帝造寺，前訪綱維，京室同美，勿高斌也，乃下詔徵為弘福寺主，緝諧上下，無敢乖猷。貞觀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，時年七十有二。

自斌之入道，生常恒務，多以行道咒業為心，或誦釋迦、觀音，或行文殊悔法。歲中八十一日六時行業，前後通數八十道場，身心悅懌，所得法利，未可知也。至於教誡門學，唯論煩惱須斷，每有出罪露過，無不為之流涕。喜怒不形，誦持無忘。故羯磨之匠，通僧仰屬，道俗歸戒，其徒弘矣。故使魏王以下內外諮親，及梁、宋諸公，皆承戒素。

初，斌父朗有子七人，家世儒宗，斌第二也。仁壽徵入，愛敬無因，朗齒迫期頤，鍾鳴漏盡，今古斯絕，生死路分。乃於汶水之陰九逵之會建義井一區，仍樹豐碑，用裨其德。其銘略云：「哀哀父母，載生載育，亦既弄璋，我顧我復。一朝棄予，山州滿目，雲掩重關，風驚大谷。愛敬之道，天倫在茲，殷憂暮齒，見子無期。鑿井通給，託事興詞，百年幾日，對此長悲。玉檢之南，嶧陽之北，獲麟之野，秉禮之國。君有美政，俗多儒墨，玉井洞開，高碑斯勒。」

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

釋志超，俗姓田，同州馮翊人也。遠祖流寓，遂居并部之榆次焉。少在童齠，智量過人，精厲不群，雅度標遠，猒世從道，貫徹藏俞。而二親恃超，更無兄弟，雖述其志，常用抑之，望嗣宗族，遂從儒流，遍覽流略。年垂壯室，私為娉妻，超聞之，避斯塵染，乃逃竄林野。親姻周覓，藏影無方，既被執身，抑從伉儷。初則合巹為蹤，終亦同掩私室，冀行婚禮也，唯置一床。超乃抽氈席地，令妻坐上，躬自處床，儼思加坐，勤為說法，詞極明據。妻便流淚禮謝，辭以相累，頻經宵夕，事等金形，屢被誂勸，誠逾玉質。既確乎難拔，親乃捐而任之。年二十有七，投并州開化寺慧瓚禪師。瓚志德澄明，行成眾範，未展度限，歷試諸難。志超潔正身心，勤履眾務，僧徒百數，供雜五行，兩食恒備，六時無缺，每有苦役，必事身先。瓚親閱驗之，便度令受具。自進戒品，專修行儀，即往定州尋採律藏，括其精要，刪其繁雜，五夏不滿，三教略圓，乃返故鄉，依巖綜習。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，栖引英秀，創立禪林，曉夕勤修，定慧雙啓，四儀託於戒節，二行憑於法依，學觀詵詵，無威而肅，致使聞風，不遠而至。

大業初歲，政網嚴明，擁結寺門，不許僧出。超聞之，慨而上諫，披衣舉錫，出詣郡城，望有執送，將陳所諫。而官私弗顧，乃達江都，即以事聞，內史以事非要害，不為通引，還遣并部。至隋季多難，寇賊交橫，民流溝壑，死者太半。而超結徒勸聚，餘糧不窮，但恐盜竊相陵，便欲奔散，乃以法誡勸，無變爾情，鏡業既臨，逃響何地？眾感其言，心期遂爽，准式禪禮，課時無輟。嘗夜坐禪，忽有群賊排門直進，炬火亂舉，白刃交臨，合坐端然，相同儀像，賊乃投仗於地，拜伏歸依，超因隨宜誘引，量權授法，咸發心敬，合掌而退。其剛略攝御，皆此類也。

高祖建義太原，四遠咸萃。超惟道在生靈，義居乘福，即率侶晉陽，住凝定寺。禪學數百，清肅成規，道俗欽承，貴賤恭仰。及皇旗南指，三輔無塵，義寧二年，超率弟子二十餘人奉慶京邑。武皇夙承嘉望，待之若仙，引登太極，敘之殊禮。左僕射魏國公裴寂，挺生不世，器璉宏深，第中別院置僧住所，邀延一眾，用以居焉，亟歷寒暑，業新彌厲。但為貴遊諠雜，外進無因，必附林薄，方程慕遠。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、智信、智光等，義解鉤玄，妙崇心學，同氣相求，宛然若舊，遂延住彼山，栖志得矣。攝緣聚結，其赴如雲，賢聖語默，互相敦重。而寺非幽阻，隸以公途，晦迹之賓，卒難承業，乃徇物關表，意在度人，還反晉川，選求名地。武德五年，入于介山，創聚禪侶。巖名抱腹，四方有聞，下望百尋，上臨千仞，泉石結韻於仙室，風雨飄漬於林端。遂使觀者至止，陶鑄塵心，自強誨人，無倦請益。又於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，殿宇房廊，躬親締搆，赫然宏壯，有類神宮。故行深者巖居，道淺者城隱，師資肅穆，競業其誠，驗音察色，惟若不足。忽因遘疾，便知不久，誡累殷勤，示以禍福，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，春秋七十有一。山世同嗟，賓主齊慟，德仁既往，學肆斯分，葬於城南山阜。

自服膺釋種，意在住持，晝夜克勤，攝諸後學，所以日別分功，禮佛五百，禪結四時，身誡眾侶，有虧殿罰。而自執香爐，隨唱屈禮，未嘗置地，及以虧拜。及坐禪眾也，互相懲誡，纔有昏睡，親行勵率。有來投造，無不即度，授以戒範，進止威儀，攝養將迎，禮逾天屬。時遭嚴勅，度者極刑，而曾無介懷，如常剃落，致陸海慕義，避世逸僧憑若大山，依而修道。時講《攝論》、《維摩》、《起信》等，並詳而後說，深致適機。

嘗以武德七年止於抱腹，僧徒僅百，偏資大齋，麥唯六石，同置一倉，日磨五斗，用供常調，從春至夏，計費極多，怪而檢覆，止磨兩斛。據量此事，幽致可思。又數感異僧乘虛來往，雖無音問，儀形可驗。纔若墮者，便蒙神警，至於召眾鐘聲隨時自響，石泉上涌，隨人少多。靈瑞屢興，如此者非一。

而奉敬戒法，罕見其儔，護慎威儀，終始無替。自隋唐兩代，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，範師遺訓，在所聞見。傳者昔預末筵，蒙諸惠誥，既親承其績，故即而敘焉。

唐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

釋曇韻，不知氏族，高陽人。初猒世出家，誦《法華經》，有餘兩卷。時年十九，仍投恒岳側蒲吾山，就彼虛靜，訖此經部。值栖隱禪師，曰：「誦經非不道緣，常誦未即至道，要在觀心離念，方契正道耳。」韻初承此告，謹即受而行之，專精念慧，深具舉捨。

又聞五臺山者，即《華嚴經》清涼山也，世傳文殊師利常所住處，古來諸僧多入祈

請，有感見者，具蒙示教。昔元魏孝文嘗於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置大布寺，帝曾遊止，具奉聖儀。前種華園，地方二頃，夏中發豔，狀同鋪錦，光彩昱耀，亂人心目。如是嘉聞數發，蕩神悅耳，遂舉足栖焉，遍遊臺岳，備見靈相。初停北臺木瓜寺，二十餘歲，單身弔影，處以瓦窯，形覆弊衣，地布草蓐，食唯一受，味不兼餘。然此山寒厲，林生澗谷，自外峰嶺，坦然遐淨。韻夜行晝坐，思略昏情，慶其晚逢也。前所誦經，心口不緣三十餘載，會隙歷試，一字無遺，乃更誦殘文，成其部袠。

至仁壽年內，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，背負繩床，在雁門川中蘭若為業。韻居山日久，思展往懷，聞風附道，便從瓚眾，一沐清化，載仰光猷，隨依善友，所謂全梵行也。屬隋高造寺，偏重禪門，延瓚入京，眾失其主，人各其誠，散歸林谷，韻遂投于比干山。又遊南部離石、龍泉、文成等郡，七眾希向，夷夏大同，十善聿修，緇素匡幸。原此河濱無受戒法，縱有志奉，皆往太原，夷夏情乖，人皆怯往，致有沙彌三十其歲者。及韻化行，即傳斯教，山城兩眾，皆蒙具足。唐運伊始，兵接定陽，屢逢屯喪，本業無毀，以夜係晝，攝心乖逸。

幽栖積久，衣服故弊，蚤虱聚結，曾不棄捐，任其□噉，寄以調伏。曾以夏坐，山饒土蚤，既不屏除，氈如凝血，但自咎責，願以相酬，情無恪結。如此行施，四十餘年，歲居耳順，忽無蚤蝨，韻猶自責曰：「計業不應即盡，當履苦趣，受其報耳。」又告門人曰：「吾見超禪師寄他房住，素有壁蝨，不噉超公，乃兩道流出，向餘房內。又見在蠱家食飯，匙接蠱精，置于疊下，而快食如故，又不為患，蠱主懼焉。吾德不及超，何為致此？」每年於春秋二時，依佛名法，冬夏正業，則減食坐禪。嘗願寫《法華》，誓須潔淨，數年已來，不能可辦。忽感書生無何而至，告云：「善解抄經。」韻邀以法據，並謂堪能，遂乃安于石室，立淨書之。旦入暮出，深怪其行，未盈一旬，七軸俱了，將以禮嘲，目前不見。及遭賊抄，藏經巖窟，世靜往收，乃委于林下，箱襆久爛，而卷色如初。斯感驗奇異，率此類也。又，常居別室，自勤修業，餘有眾侶，難嗣其蹤。每云：「吾年事如此，何可放捨？」若坐昏悶，即起禮佛，常策四儀，以道量據，自見勝達，尠倫其德！

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遙山，春秋八十餘矣。自韻十九入山，六十餘載，不希名利，不畜侍人，不隸公籍，不行己任，凡有所述職，皆推寄於他焉。

唐箕州箕山沙門釋慧思傳八

釋慧思，姓郭氏，汾州介休人也。少學儒史，宗尚虛玄，文章書隸，有聲鄉曲。年二十五，在并傳授，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。會沙門道曄德盛當鋒，處宗講揚《攝大乘論》，試往潛聽，冥漠難追，累日詳受，薄知希向，因求度脫。傳聞出家要業，勿高禪定，

即而習焉，三十許載，師承靡絕。又聞念慧相須，譬諸輪、翅，遂周尋聖教，備嘗弘旨，冬夏業定，春秋博採，單衣節食，見者發心，道志之倫，往往屯赴。因而結眾於箕山之陰，晝則斂容默念，中夜昏塞，為眾說法，六時篤課，不墜清猷。時說死觀，各言其志，有云省約，有云泰甚。思曰：「出家之人，生已從緣，死當自任，豈勞人事，送此枯骸！余必一期當自運耳。」時以為未經疾苦，故得虛置其言。後覺不愈，才經兩日，尋告眾曰：「余其死矣。」便起躡履，案行空屈，除屏殘屍，入中跏坐，發遣徒侶，累以正命。處既森聳，世號寒林，眾不忍離，經夜旁守。至明往觀，端拱如故，就觸其身，方知已卒。春秋五十有五，即貞觀十六年五月矣，因即而殮焉。

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〈(道撫)〉

釋道綽，姓衛，并州文水人。弱齡處俗，閭里以恭讓知名。十四出家，宗師經誥，《大涅槃》部偏所弘傳，講二十四遍。晚事瓚禪師，修涉空理，亟沾徽績。瓚清約雅素，慧悟開天，道振朔方，升名晉土。綽稟服神味，彌積歲時。

承昔鸞法師淨土諸業，便甄簡權實，搜酌經論，會之通衢，布以成化，尅念緣數，想觀幽明，故得靈相潛儀，有情欣敬。恒在文水石壁谷玄中寺，寺即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，中有鸞碑，具陳嘉瑞，事如別傳。綽般舟方等，歲序常弘，九品十觀，分時紹務。嘗於行道際，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，又覩西方靈相，繁縟難陳。由此盛德日增，榮譽遠及，道俗子女，赴者彌山。恒講《無量壽觀》，將二百遍，道悟自他，用為資神之宅也。詞既明詣，說其適緣，比事引喻，聽無遺抱。人各捻珠，口同佛號，每時散席，響彌林谷。或邪見不信，欲相抗毀者，及覩綽之相善，飲氣而歸。其道感物情，為若此也。

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，綽知命將盡，通告事相，聞而赴者滿于山寺，咸見鸞法師在七寶船上，告綽曰：「汝淨土堂成，但餘報未盡耳。」並見化佛住空，天華下散，男女等以裙襟承得，薄滑可愛，又以乾地插蓮華，不萎者七日，及餘善相，不可殫紀。自非行感倫通，詎能會此者乎？年登七十，忽然齔齒新生如本，全無歷異，加以報力休健，容色盛發，談述淨業，理味奔流，詞吐包蘊，氣霑醇醴。

并勸人念彌陀佛名，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，每一稱名，便度一粒。如是率之，乃積數百萬斛者，並以事邀結，令攝慮靜緣。道俗響其綏導，望風而成習矣。又年常自業，穿諸木欒子以為數法，遺諸四眾，教其稱念，屢呈禎瑞，具敘行圖。著《淨土論》二卷，統談龍樹、天親，邇及僧鸞、慧遠，並遵崇淨土，明示昌言，文旨該要，詳諸化範，傳燈寓縣，歲積彌新。傳者重其陶鑒風神，研精學觀，故又述其行相。

自綽宗淨業，坐常而西，晨宵一服，鮮潔為體，儀貌充偉，并部推焉。顧瞬風生，

舒顏引接，六時篤敬，初不缺行，接唱承拜，生來弗絕。纔有餘暇，口誦佛名，日以七萬為限，聲聲相注，弘於淨業。故得鎔鑄有識，師訓觀門，西行廣流，斯其人矣。沙門道撫，名勝之僧，京寺弘福，逃名往赴。既達玄中，同其行業，宣通淨土，所在彌增。

今有惰夫口傳《攝論》，唯心不念，緣境又乖，用此招生，恐難繼想。綽今年八十有四，而神氣明爽，宗紹存焉。

唐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〈(慧融)〉

釋明淨，高密人。少出家，味定為業，潔志忠恪，謹厚澄肅。嘗居海畔，蒙山宴坐，經數十載，人莫測之也。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，禪觀在懷，無緣世習。而衣服繈縷，動止適時，同侶禪徒，未之弘仰。山粒致絕，日至村中，每從乞食。賣還中路，值於群虎，皆張口閉目，若有飢相。淨曰：「吾經行山澤多矣，虎兕無心畏之。今列于路旁，豈非為食耶？」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，餘者對而噉盡，告曰：「知來食少，輒濟自他，殊不副懷，深用多愧！」明日乞食，虎又如前。頻有此緣，同伴乃異其度。

晚為山幽地濕，形報苦之，還返海隅，住蒙山側，內遵道觀，外感潛通，令問遠流，靈祇叶應。嘗值亢旱，苗稼並枯，淫祀之流妄祈邀請，雖加懇惻，終不能致。淨曰：「可罷諸邪禱，吾獨能降。」遂結齋靜室，七日平旦，雲布雨施，高下滂注。百姓利焉，頂戴若聖。

貞觀三年，從去冬至來夏，六月迴然無雨。天子下詔釋、李兩門，岳瀆諸廟，爰及淫祀，普令雩祭。於時萬里赫然，全無有應，朝野相顧，慘愴無賴。有潘侍郎者，曾任密州，知淨能感，以狀奏聞。勅召至京，令住祈雨，告以所須，一無損費，唯願靜念三寶，慈濟四生，七日之後，必降甘澤，若欲酬德，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其名，得弘聖道。有勅許焉，雖無供給，而別賜香油。於莊嚴寺靜房禪默，至七日向曉，問守衛者曰：「天之西北應有白虹，可試觀之。」尋聲便見。淨曰：「雨必至矣。」須臾雲合，驟雨忽零，比至日晡，海內通洽。百官表奏皇上之功，淨之陰德，全無稱述。新雨初晴，農作並務，苗雖出隴，更無雨嗣，萎仆將死，投計無所。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，請重祈雨。淨曰：「雨之昇降，出自帝臣。淨有何德？敢當誠寄。前許無報，幽顯同憂，若循素請，雨亦應致。」以事聞奏，帝又許焉，乃勅權停俗務，合朝受齋。淨乃依前靜坐，七日之末，又降前澤，四民歡泰，遂以有年。勅乃揔度三千僧，用酬淨德。其徵應難思，厥相叵測也。但以京輦諠雜，性不狎之，請還本鄉之茂勝寺，山居繼業。竟不測其存沒云。

同寺僧慧融，亦以禪業見稱，山居服食，咒水治病。勅召入京，亦住普光寺，二宮敬重，禮遺相接云。

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傳十一

釋慧熙，益州郫人，姓趙。童稚出家，善明篇韻，文筆所趣，宛而成章。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，俱為沙彌，卓異翹秀。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微連韻賦詩，微有言隙，因即屏絕人事，栖心禪業。年登受具，周聞經律，摘採英華，用為賞要，《攝論》、《雜心》，精搜至理，尤耽三論，是所觀門。嘗難基法師塵識義，初問以小乘，基以大乘通之，熙笑曰：「大無不攝，但失小宗。」晚住州南空慧寺，立性孤貞，不群諸偶，弊於食息，專想虛玄，一坐掩關二十餘日。眾以不食既久，恐損身命，假以餘詞曰：「國家搜訪藝能甚急，今不食閉門，世人謂聖。願息流言，可時處眾。」熙懼矯飾，便開門進食。由是迄今，將三十載。

一身獨立，不畜侍人，一食而止，不受人施。有講便聽，夜宿本房，但坐牀心，兩頭塵合。自餘房地，惟有一蹤，餘並莓苔青絮。衣服弊惡，僅免風寒，冬則加納，夏則布衣，以冬破納懸置樑上。有聞熙名，就房參拜，迎逆接候，累日方見。時發幽問，吐言高迥，預有元席，皆共憚之。年九十卒。今見在具諸聞覩。

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

釋世瑜，姓陳氏，住始州。父母早亡，傭作取濟。身形偉壯，長八尺三寸。希向佛理，無由自達，大業十二年，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，一食頭陁，勤苦相續。又往利州，入籍住寺。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，獨住多年，四猿供給山果等食。有信士母家生者，負糧來送，驚訝深山常燒熏陸沉水香等，既還山，半路見兩人，形甚青色，狀貌希世，各負蓮華、蔗芋而上，云：「我供給禪師去也。」然其山居三年之中，食米一石七斗，六時行道，以猿鳴為侶。初唯一泉，後有三泉流出于下。

貞觀元年，夢有四龍來入心眼，既覺，大悟三論宗旨，遂往靈睿法師講下，所聞詞理宛若舊尋，即而覆述。便往綿州，住大施寺。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，言話欲遊方去。或有喻曰：「只此寺者，是諸方也。」因還大施本房，香氣滿室，坐處之地涌三金錢。合眾尋香，從瑜房而出，乃見跏坐，手尚執鑪。刺史劉德威慶所未聞，作龕坐之，三年不倒。春秋六十三矣。

唐　　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

釋智聰，未詳何人。昔住揚州白馬寺，後住止觀寺，專聽三論。陳平後度江，住揚

州安樂寺。大業既崩，思歸無計，隱江荻中誦《法華經》，七日不飢。恒有四虎遶之而已。不食已來，經今十日，聰曰：「吾命須臾，卿須可食。」虎曰：「造天立地，無有此理。」忽有一公，年可八十，掖下挾舩，曰：「師欲度江，栖霞住者，可即上舩。」四虎一時目中淚出，聰曰：「救危拔難，正在今日，可迎四虎。」於是利涉，往達南岸，船及老人，不知何在。聰領四虎同至栖霞，舍利塔西經行坐禪，誓不寢臥。眾徒八十，咸不出院，若有凶事，一虎入寺，大聲告眾。由此警悟，每以為式。聰以山林幽遠，糧粒艱供，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為米社，人別一石，年別送之。由此山糧供給，道俗乃至禽獸，通皆濟給。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，小食訖，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，執鑪遍禮，又往興皇墓所禮拜，還歸本房，安坐而卒，異香充溢。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，奔走山服，哀慟林野。時年九十九矣。

唐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

釋僧徹，姓靳，河東萬泉人。性戒肅成，專思出俗，慈親鞠養，未始遂之。既丁荼蓼，乃遵前志，樂行蘭若，索居蒲坂，習平等觀，行實言法。四俗歸向，承化連邑。有孤山者，一曰介山，即介子推之故地也，其山陽介村者是也。遂依而結業，廕以石巖，汲以下隰，積歲崇道，物莫不高之，各捨財力，共營圖搆。地本高險，古絕源泉，念務勞倦，中宵軫結。晨行巖隒，見如潤濕，以刃導之，應手泉涌。道俗聞此，驚歎歸依，更廣其居，重增廡宇。秦州刺史房仁裕表陳其事，請立伽藍，下勅許之，今之陷泉寺是也。公私榮慶，請徹以為寺主，俯從物議，遂乃從之。四方慕義，相顧依投，門庭充□。及徐王部絳，寺又屬焉，軒蓋來尋，請居州邑，傾心盡禮，厚供彌隆。俄復還山，固崇前業，性在慈仁，弘濟成務，所以群鳥食於掌上，宿雁翔於廡下。

年踰杖國，未嘗痾瘵，忽告眾曰：「吾將去矣。」食畢收衣，結跏趺坐，顧命徒屬，誡以清言，並令出户，唯留一侍，告曰：「夫識神託形，寄之煖氣，命盡身冷，方可觸吾。」告已冥目若禪，久而尋視，方知已絕，春秋七十有七。初，未終之前，三朝山樹通變白色，橫雲如帶，絕望東西。道俗奔赴，制以心喪，禮也。遷靈山窟，還依坐之，府縣官庶，子來咸會。是日風清景亮，降以白華。六出淨瑩，如冰如雪，衣以承之，不久便散。三載之後，猶存初坐。門人為之易簀，而衣服一無霑汙，乃就加漆布。弟子等懷雙林右脅之教，抱兩楹負手之歌，以為相好像設，開含識之尊嚴，法慧聲光，寔超生之津濟，遂就京邑奉建高碑，高一丈五尺，刻像書經，兼敘言行，引送本寺，聚眾立之。度支尚書唐臨，昔在萬泉，讚承俗務，性行專信，素奉歸依，後仕華省，常修供養，顧惟德本，便勒碑銘云。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(一)

習禪六〈(本傳十三人　附見一人)〉

唐鄧州寧國寺釋惠祥傳一

釋惠祥，姓周。十五出家，頭陀乞食，默自禪誦，不與眾同。人不知其道觀淺深，而高其遠度。聽三論，聞提婆護法之功，莫辭開腹之患，有心慕焉。遊諸法肆，見威儀不整者，謂人曰：「祥受戒後，住持此寺，令入律行。」年十九，染患三月，救療無徵，夜中宴坐，歎曰：「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，於末法中摧伏非法。如何此志未從，為病所困？」將曉，有一人長丈餘，謂曰：「但誦《涅槃》，無愁不差。」至旦即誦，三日便瘳。當年誦通，卒其所望，進具聽律，鏡其文理。住寧國寺，常講《四分》及《涅槃經》，所以護法維持，不惜身命，諸有虧違，望風整肅。

大業末，夏中因食，口中得舍利，不辯棄地，輒還在口，如是數四，疑是真身，砧槌不碎，遂聲鐘告眾，白黑咸集，祥涕泣焚香，願降威力，須臾放五色光，異香遍郭。眾覩希有，屠獵改業，乃使市無肉肆。因與四眾起浮圖九級，高百餘尺，今見在。

然其所食，日止一餐，不問多少，頓受不益。體貌肥白，可長八尺有餘，行路不識，莫不怪仰。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，謂群官曰：「此道人膚容若此，日可應噉一羊。」語訖，覺手足不隨，乘馬失御，諸官以實告之，便悔謝還復。大使權茂行至鄧州，又怪，昇明曰：「此大德非凡。」具說往緣，茂不信，請將七日試以麁食，而膚色更悅，茂愧伏，悔先不信之罪。

將終，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：「吾今逝矣，汝好住持，無令絕滅。」又感異香盈郭。以大業末年八月卒，春秋七十，氣命雖絕，而胡跪執經如初。遠近奔赴，見其卓然，無不歎訝。

京師大莊嚴寺釋曇倫傳二

釋曇倫，姓孫氏，汴州浚儀人。十三出家，住修福寺，依端禪師。然端學次第觀，便誡倫曰：「汝繫心鼻端，可得靜也。」倫曰：「若見有心，可繫鼻端，本來不見心相，不知何所係也。」咸怪其言，嗟其近學如何遠悟。故在眾末，禮悔之時隨即入定，大眾彈指，心恒加敬。後送鉢上堂，未至中路，卓然入定，持鉢不傾。師大深賞，異時告曰：

「令汝學坐，先淨昏情，猶如剝葱，一一重重剝卻，然後得淨。」倫曰：「若見有葱，可有剝削，本來無葱，何所剝也。」師曰：「此大根大莖，非吾所及，不敢役使。」進具已後，讀經禮佛，都所不為，但閉房不出，行住坐臥，唯離念心，以終其志。次知直歲，守護僧物，約勒家人曰：「犬有別食，莫與僧粥。」家人以為常事，不用倫言，犬乃於前嘔出僧粥，倫默不及之。後又語令：「莫以僧粥與犬。」家人還妄答云：「不與。」群犬相將於僧前吐出粥以示之，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。又有義學論士諍來問者，隨言即遣，無所罣礙。

仁壽二年獻后亡背，興造禪室，召而處之，還即揜關，依舊習業，時人目之為「臥倫」也。有興善粲法師者，三國論首，無學不長，怪倫臥禪，言問清遠，遂入房與語，探究是非。倫笑曰：「隨意相審。」遂三日三夕法樂不眠。倫述般若無底，空花焰水，無依無主，不立正邪，本性清淨；粲乃投地敬之，讚歎：「心路無滯，不思議，乃如此也！」倫在京師，道俗請者相續，而機緣不一，悟迷亦多，雖善巧方便，令其醒悟，然各自執見，見我為是，故此妙理罕得廣流。有玄琬律師、靜琳法師，率門人僧伽、淨等往來受法，如此眾矣如魚子焉。

武德末年，疾甚於莊嚴寺，傍看寂然。有問往生何處，答：「無盡世界。」又便寂然。僧伽以手尋其冷觸，私報人曰：「冷觸到膝，四大分離，亦應生苦。」倫曰：「此苦亦空。」問曰：「捨報云何？」報曰：「我主四大鬪在已到屈膝，死後籧篨裹棄之，莫作餘事。」又曰：「打五更鐘未？」報曰：「未。」少時維那打鍾，看之已絕，年八十餘矣。諸門學等依言送於南山，露骸散於中野。

有鮑居士者，名慈氏，弱年背俗，愛樂禪觀，生不妻娶，形無飾華。親承德音，調心養氣，守閑抱素，承倫餘業五十餘年，七十五矣。

蒲州仁壽寺釋普明傳三

釋普明，姓衛氏，蒲州安邑人。十三出家，事外兄道瑟法師。瑟道王晉川，備如別傳，又以明付廷興寺沙門童真為弟子。明抗志住持，以大法為己任。性聰敏解冠儕流，講聽相仍，無法不學，周遊肆席，曾無住房，固使勤而有功，經論滿抱。十八講《勝鬘》、《起信》，夙素聽之，知成大器。進具已後，專師《涅槃》、《四分》、《攝論》。年二十四講《涅槃》，三十解《攝論》，凡所造言，賓主兼善，使夫妙義積散，出言傳旨，聲流遠近。

大業六年，召入大禪定道場，止十八夏，名預上班，學功所位，四事既備，不闕二嚴。武德元年，桑梓傾音，欣其道洽，以事聞上，有旨令住蒲州仁壽寺。鎮長弘道，無憩寒暄，晝談夜坐，語默依教，心神爽迅，應對雲雨。曾未聞經，一披若誦，斯則宿習

博聞，故能若此，不可比擬也。日常自勵，戒本一遍，《般若金剛》二十遍，六時禮懺，所有善根，迴向淨土，至終常爾。凡造刻檀像數十龕，寫《金剛般若》千餘部，請他轉五千餘遍，講《涅槃》八十餘遍、《攝論》、《勝鬘》諸經論等，遍數難紀。以年月終于住寺，春秋八十有六。有弟子義淹，戒潔清嚴，見知可領，乃遷葬蒲坂東原，鑿穴處之，樹碑其側。

蒲州栢梯寺釋曇獻傳四

釋曇獻，姓張，京兆始平人。少事昌律師。昌，虞鄉賈氏，淨行無玷，精誠有聞，股肱之地，咸所宗仰。所居谷口，素有伽藍，因此谷名，遂題寺目為靜林寺也。昌師攝念經行，常志斯所。周武道喪，隳壞仁祠，昌與俗推移，而律儀無缺。隨文御寓，重啟法筵，百二十僧，釋門創首，昌膺此選也；仍僧別度侍者一人，獻預其位，住大興善。昌後言歸故里，悲瘞靈儀，掘出莊嚴，一佛興世，博修院宇，延緝殿堂，緇素翹誠，始欣有奉。彫造未畢，而昌遷逝。族人百數，仰慨尊容，以為法儀雖歿，神足猶在，祈請續功，便從來意。遂移仁壽而經營之。故得棟宇高華，不日而就，兩寺圍繞，四部歸依。州司以靜林、仁壽已偃慈風，柏梯淨土，未霑甘露，遂屈知柏梯寺任。俯從物議，又之斯位，釋網斯張，萬目咸舉，仁洽開務，有漏天舟，眾侶弘之，大小齊美。

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，至十五日旦便曰：「須向靜林。」至卯時，乃有非常雲霧遺形於柏梯山東南山頂，其夜大放光明，形如華蓋，四照遠近，迄于三夕。經旬，其屍為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，窴于靜林南山之頂。柏梯初不知也，於彼山頂兩夜續放神光，始詳其故。兩處交競，九載于茲，緣州歷縣，紛黷不息。豈非通幽洞理，致茲靈感，深慈博惠，戀結眾情者乎？弟子等勒銘山阿，敢告惟遠。

秦州永寧寺釋無礙傳五

釋無礙，姓陳氏，有晉永嘉，中原喪亂，南移建業。父曠，梁元帝徵蕃學士。以承聖元年礙生成都，神姿特異，知有濟器。九歲便能應對，十歲入學，隨聞不忘。入長安，遇姚秦道安法師，安與語，怪其意致，勸令出家，即依言欣喜。令誦《太子瑞應經》，思尋聖跡，哀泣無已。天和三年，周武皇后入朝，投名出家，先蒙得度，雖有弱冠，戒操逾嚴。建德三年，法門大壞，隨緣陸沉，乃值泥塗，情逾冰玉。開皇開法，即預搜揚，便住永寧，於齊大德超法師所聽《智度論》。一聞教義，神思豁然，財食頓清，形心俱遣。又入長安，學《十地》、《阿毗曇》等。時休法師於興善寺命講《大論》，辯析分明，義端無擁。然於文句頗滯弘通，因誦本文，獲六十卷。因抱心疾，獎眾斯睽，便還

秦隴。開皇十年，揔管河間王特屈寺任，統御遺法。大業二年召入洛陽，於四方館刊定佛法。後還永寧，依前綱理。大業五年，煬帝西征，躬受勞問，賜綵二百段。十三年州破入京，住莊嚴寺。眾以素知寺任，識達機緣，還欲請之。任非所好，以武德八年還返故寺，以無相觀而自調伏。貞觀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無疾而終，春秋九十四。道俗哀慟，若喪厥親焉。

江州東林寺釋道昢傳六

釋道昢，姓周，汝南人。幼而精確，希志尚聞，古迹勝人，心願齊之。負笈金陵，居高座寺聽《阿毗曇心》，妙達關鍵，非其好也。欽匡山遺軌，每逸言前。隋開皇十二年，依大將軍周羅侯遠屆廬岳，止東林精舍，心願匿迹，無事音塵。山寺法擁，勸引非一，遂不拒命，弘道度人，修建僧坊，四時無絕。隋季寇擾，華戎薦臻，獎撫門徒，如初不替。貞觀二年九月，身示有疾，曾未浹旬，忽有大星天墮，正在西閣大水池中，照朗山谷，逾千炬火。二十三日，僧正中食，謂弟子曰：「僧食訖未？」答曰：「未竟。」又曰：「且喚上座來。」依言既至，委以後事，跏坐而卒。諸殿閣門一時自開，異香滿寺，七日便歇。年八十二矣。

荊州四層寺釋法顯傳七

釋法顯，姓丁氏，南郡江陵人。十二出家，四層寺寶冥法師，服勤累戴，諮詢經旨：「有聞欲界亂地，素非道緣，既已生中，如何解網？」冥曰：「眾生並有初地味禪，時來則發，雖藏心種，歷劫不亡。有顗禪師者，荊楚禪宗，可往師學。」會顗隋煬徵下，迴返上流，於四層寺大開禪府，徒侶四百，蔚爾成林，遂依座筵，聞所未悟。但夙有成惠，通冠玄蹤，霜鐘暫扣，已傳秋駕。顗師去後，更求明智、成彥、習皓等諸師，皆升堂覩奧，盡斲磨之思。及將冠具，歸依皓師，誨以出要之方，示以降心之術，因而返谷，靜處閑居，二翼之外，一無受畜。

屬炎靈標季，薦羅戎火，餕殘相望，眾侶波奔，顯獨守大殿，確乎卓爾，旦資蔬水，中後絕漿，賊每搜求，莫之能獲。自非久入慈室，已抽毒箭，焉能忍茲疲苦，漏此凶威？自爾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，貞觀之末乃出別房，斯則追善吉之息嫌，蹈空生之祕行也。此堂有彌勒像，并光趺高四十尺，八部圍繞，彌天之所造也；其寶冠、華帳、供具、經臺，並顯所營。堂中五燈，晝夜不絕，忽一燈獨熾，焰高丈餘。又一夜，著五色衣人持一金瓶來奉。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，曰：「可往蘄州見信禪師。」依言即往雙峰，更清定水矣。而一生染疾，並信往業，受而不治，衣食節量，柔順強識。所住之寺，五

十餘年足不出户。

永徽三年十二月八日，夢身坐寶殿，授四眾戒，因覺漸疾，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，時年七十有七。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，神彩了亮，踞禪牀盥浴剃髮，就牀跏坐，儼然便絕。其月十七日，葬于大明寺之北原。未終之前，門人見室西壁大開，白光遍滿，夜有白雲亘屋，南北二道，堂中佛事並搖動，明日方絕。自終及葬，嶷然匡坐。合境道俗，奔湊淒零。荊州都督紀王夙傳歸戒，欽仰清暉，命右記室郭瑜銘之于彼。

荊州神山寺釋玄爽傳八〈(惠普)〉

釋玄爽，姓劉，南陽人。早修聰行，見稱鄉邑。弱冠成婚，妻少而美，然爽貞誠清拔，志高蹈，視如革囊，情逾猒離。既無所偶，棄而入道，遊習肆道，有空俱涉。末聽龍泉寺璇法師，欣然自得，覃思遠詣，頗震時譽。又往蘄州信禪師所伏開請道，亟發幽微。後返本鄉，唯存攝念，長坐不臥，繫念在前。時本邑沙門藹明、稜法等，並禪府名宗，往結投分。以永徽三年十月九日遷神山谷。

時襄部法門寺沙門惠普者，亦漢陰之僧傑也。研精律藏，二十餘年，依而振績，風霜屢結，七眾齊肅，屬城挹歸。晚專入定門，廓銷事惱。紀王作鎮，將修追聖廢寺綱揔須人，眾舉於普，王深賞會。又楚俗信巫殺、為淫祀，普因孚化，比屋崇仁。又修明因道場，凡三十所，皆盡輪奐之工，仍彫金碧之飾。以顯慶三年終於本寺，春秋八十。

蒲州救苦寺釋惠仙傳九

釋惠仙，姓趙，河東蒲坂人。幼懷出俗，緣故淹留，年登不惑，方果前願。既出家後，隨方問津，雖多涉獵，然以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二部為始卒之極教也。迄於暮齒，耽味逾深，謂人曰：「斯之二寶，全如意珠，無忽忘而暫捨也。」所以執卷自隨，有若雙翼，或有言晤，披而廣之。住處衝要，九衢都會，百疾相投，萬禍憑救。而仙慈善根力，無假多方，但令念佛，無往不濟，由是蒙祐，遐邇傾心。寺有大像，製過十丈，年載既久，埃塵是生，棟宇頹落，珠璣披散，遂控告士俗，更締構之，雖淹星律，大造云就。

爾後年漸遲暮，夢僧告曰：「卿次冬間必當遷化，可早運行，應得延期。」便如常業，不以為慮。至九月中微覺不愈，知終在近，告侍人曰：「吾出家有年，屢受菩薩戒，今者更欲受之。」召諸大德，並不赴命，乃曰：「大德但自調耳，何名度人？」又曰：「但取《戒本》讀。」誦訖自慶，潛然而止。入夜有異天仙星布前後，高談廣述，乍隱乍顯，合寺聞見，或見佛像來入房者。日次將午，忽起坐合掌，召眾人曰：「大限雖多，

小期一念，並好住，願與諸眾為歷劫因緣。」遂臥氣絕，年七十五，即永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也。道俗哀之，雲布原野。

寺有亘禪師，頴脫當時，有聲京洛，行彌勒願，生在四天，覩仙行業感徵，告眾曰：「必見慈氏矣。」若乖斯者，何能禎應若是乎？

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十

釋惠寬，姓楊氏，益州綿竹孝水人。父名瑋，元是三洞先生、五經博士，崇信道法，無敦釋教。所以綿、梓、益三州諸俗，每歲率送租米投於瑋，令保一年安吉，皆與章符而去，而車馬擁門如市。初時瑋妻懷孕，心性改異，辛鯁惡猒，乃生一女，名為信相，性好閒靜，無緣嗜慾。後又懷妊，身極安隱，恒有異相。及其生也，母都不覺，忽然自出，都無惡露，然有異香，又不啼叫，乃至有識，未曾糞穢淋席，父母抱持方乃便利，即寬身也。而臂垂過膝，性恒香潔，不近腥臊。年五六歲，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，二親怪問，答曰：「佛來為說般若、聖、智、界入等法門，共姊評論法相。」父是異道，不解其言，附口錄得二百餘紙。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，至其所，父以示之，會曰：「並合佛經，無所參錯。」有異禪師不知何來，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，召彼女來，及至不入，云是火聚。禪師曰：「何不以水滅之。」女即作水觀，滅火而入。禪師驗知深入諸定，勸令出家。父母受娉，及婿家不許，諸道俗官人為出財贖之，因有度次，姊與寬身俱時出家。時隨蜀王秀在益，請入城內，妃為造精舍，鎮恒供養。嘗出於路，人有疑者，尼召來曰：「莫於三寶所生異心，自受罪苦。」彼人悔過。有造功德須物者，燒香祈請，掘地獲金，無不充足。斯事非一。至於食飲，欲食便食，不食乃經歲序，時人目之聖尼。即今本寺猶號聖尼寺也。

寬年十三，常樂獨坐，面無怒相，言常謙下。依空慧寺胤禪師、龍懷寺會闍梨所，隨聞經律，一覽無遺。未聞之經，會不知義，有難問者，皆為通之。初造龍懷寺，會有徒屬二百餘人，並令在役，唯放於寬。有怨及者，會曰：「斯人是吾本師，何得使作！昔周滅法，依相禪師隱于南山。及隋興教，辭師還蜀，嘗受囑云：『汝還蜀土，大有徒眾，有名惠寬，可將攝也。』我憶此事，計師死日，當寬受生。無得致怪！」自爾在山依閑業定。年三十，還綿竹教化，四遠聞名見形，並捨邪歸正。其俗信道，父母皆道，歸佛，捨宅為寺，于今見在。綿竹諸村皆為立寺，堂殿院宇，百有餘所，修營至今。年常大齋，道俗咸會。正月令節，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待。有大功德須得經營，但請寬至，施物山積。

貞觀中有僧名策，持咒有驗，於雒縣忽死，見閻王曰：「比獄中罪人多，應為誦咒，并請寬師講《地獄經》。」從此得穌。經月不作，復更悶絕，閻王大怒，命牛頭使打鐘

子百下：「我令誦咒、講經，為眾生故，何不作？」策穌已，即從雒縣往綿竹，三十里未至疲臥，忽有異旋風吹起，須臾至寬所，正集轉經，告策曰：「昨所住處，大為勞苦。為眾生者，不得辭苦。」即令策登坐誦咒，大眾聞皆流汗。寬仍集眾講《地獄經》。貞觀二十年，綿竹宋尉云：「我不信佛，唯信周孔。然我兩度得佛力：一為人在門側小便，置佛便止；一為冬月落水，燒木佛自炙。」寬聞之，致書曉喻。宋曰：「此道人徵異者，當試有靈不。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，當即糞門裂，腳起不得，自唱「我死」，即召寬來，雖悔過造經像，盈月便卒。什邡縣陳家捨邪信佛，以竹園為寺。寬指授分齊，爾許可為僧院，中間一分堪立佛堂，即斷一竹，上竪標云：「此分齊處。」欲造佛寺，當時生竹自乾，佛堂斷竹，泉水上涌，尋掘數尺獲大石，石下金瓶，舍利七粒。寬禮拜更請，遂放光，乃盛滿合。四遠又集，寺今見在。

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，春秋七十，卒於淨慧寺。未終一月，有五百神人長丈餘，服天衣，持花香及紫金華臺，從西方來迎，寬辭不堪，發遣令去。又於終日放羊從市，向房悲數十聲。至夜索水，沐浴新衣，跏坐執爐已，命打無常鐘，聲遍郭聞。合郭咸集，曰：「闍黎涅槃去。」空中哭聲，寺內光明，莫測其來。道士等謂言燒寺，驚走來寺，乃知其非。自此入定，氣盡乃知永逝。寺內三橋，一當寬房，堂夜梁折，聲震寺內，明旦官人道士咸來慟哭。寺中蓮池，池水忽乾，紅蓮變白。寺中大豫樟樹三四人圍，忽自流血，血流入澗，澗水皆赤，月餘方息。又，十七級塼浮圖高數十丈，裂開數寸。又有雙鵝不知何來，向靈鳴叫，伏地不去，葬時隨送，出郭失之。往無為山，去寺二十里，黑雲團空，隨行注雨，草木隨靡，至山方散。葬後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，如是三年。爾後至今，凡設會家皆設兩座，一擬聖僧，一擬寬也，今猶獲供送本寺。靈相在山，瑞坐如在，自初至今，竟無虫血污穢朽腐之相。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户虫耶？不然，何以若此？

衛州霖落泉釋僧倫傳十一

釋僧倫，姓呂氏，衛州汲人。祖宗，諸州刺史。父詢，隋初穆陵太守。未孕之初，二親對坐，忽有梵僧秀眉皓首，二侍持幡在其左右，曰：「願為母子，未審如何？」即禮拜之，揮忽失所。因爾有娠，四月八日四更後生，還見二旛翊其左右，兼有異香，產訖不見。五歲已後，迄於終亡，恒自目見白光滿屋。

齊武平九年，與父至雲門寺僧賢統師、珉禪師所受法出家，時年九歲。二師問其相狀，答以白光流臉，二旛夾之，歎曰：「子真可度。」因而剃落。周武平齊，時年十六，與賢統等流離西東，學四念處，誦《法華經》。至開皇初方興佛法，雲門受具，時年二十三。又於武陽理律師所聽，始半夏，見五色光如車輪，照倫心上，眾並同見，即於光

中禮五十三佛，猶未滅，更禮三十五佛，光乃收隱。又與方、願二師入黑山、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。大業末，賊徒起，領門人至衛州隆善寺，仍為偽夏竇建德、齊善行等請知僧事。武德五年，大統天下，入太行抱犢山，教徒學念處法，由是四方負笈，山路成蹊。貞觀四年，衛州刺史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，日日受戒，大有弘利。

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門人：「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，謂成無學，不謂天帝等迎。」言已而絕，將殯於山，而哀慟不止。天極清朗，無雲而降細雨，眾咸異焉。時年八十五矣。

京師西明寺釋靜之傳十二

釋靜之，姓趙，雍州高陵人。父母念善，絕無息胤，祈求遍至，而無所果。遂念觀音，旬內有娠，能令母氏猒惡欲染，辛腥永絕。誕育之後，年七八歲樂阿彌陁觀，依文修學，隨位並成，行見美境，骨觀明淨，性樂出家。既有一子，誓而不許。隨父任蜀，不久崩亡，意欲為父焚身報德。有一賢人引《金剛般若》云：「捨身不如持經。」乃迴心剃剪，用伸罔極。一入法門，翹誠逾厲，隨聽經律，而意在定門，後從江禪師習觀，而威容端雅，見者發心。

貞觀初，隱益部道江彭門山光化寺，一十餘載常坐茅宇，不居僧房，四方集者二百餘人，六時三業，不負光景。又別深隱入靈巖山，大虫為偶，無所驚擾。利州道禪師素交既久，請入劍閣北窮腹山，徒侶十餘，賣米四石，恰至夏竟，一石未盡。小時鼻患肉塞，百方無驗，有僧令誦《般若多心》萬遍，恰至五千，肉鈴便落。行至秦州，被毒蛇螫，苦楚叵言，以觀行力便見善境，自然除滅。後遇疾苦，依前得差。乃撰《諸家觀門》以為一卷，要約精最，後學重之。顯慶三年召入西明，別立禪府。利州本寺桂樹忽凋，胡桃自拔，佛殿無故北面仰地，尊儀不損，斯亦德動幽靈，為若此也。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脅而終於西明，春秋五十七矣。

丹陽沙門釋智巖傳十三

釋智巖，丹陽曲阿人，姓華氏。在童丱日，謂人曰：「世間但競耳目之前，寧知死生之際。」鄉里異之，知有遠度也。及弱冠，雄威武略，智勇過人。大業季年，豺狼競逐，大將軍黃國公張鎮州揖其聲節，屈掌軍戎，奏策為虎賁中郎將。雖身任軍師，而慈弘在慮，每於弓首挂漉囊，所往之處，漉水養虫，以為常事。及偽鄭之在東都，黃公龔行征伐，相陣鬬將，應募者多，黃公曰：「非華郎將無以御之。」偽鄭大將，人馬具全，按轡揚鞭，以槍剟地，厲聲曰：「若能拔得，方共決焉。」巖時跨馬徐來，以腋挾槍而

去，次巖以槍剔地，彼搖再三不動，乃下馬交刃，遂生擒之。巖反刀截其頸，曰：「吾誓不斷命，且施君頸。」乃放之。武德四年，從鎮州南定淮海，時年四十。審榮官之若雲，遂棄入舒州皖公山，從寶月禪師披緇入道。黃公眷戀追徵，答曰：「以身訊道，誓至薩雲。願特捨恕，無相撓擾。」

既山藪幽隱，蘭若而居，豺虎交橫，馴狎無恐。忽見異僧身長丈餘，姿容都雅，言音清朗，謂曰：「卿已八十一生，出家宜加精進。」言訖不見。蒙此幽屬，精勵晨昏，一切世間，如幻如夢。一時坐定，正在谷中，山水暴長，形將欲沒，熙怡端坐，嶷然便退。獵者問曰：「身命可重，何不避耶？」答曰：「吾本無生，安能避死？」獵者悟之，所獲並放，故山中飛走依託附焉。昔同軍戎，有睦州刺史嚴撰、衢州刺史張綽、麗州刺史閻丘胤、威州刺史李詢，聞巖出家，在山修道，乃尋之。既矚山崖竦峻，鳥獸鳴叫，謂巖曰：「郎將癲邪，何為住此？」答曰：「我癲欲醒，君癲正發，何由可救？汝若不癲，何為追逐聲色，規度榮位，至於清爽，都不商量？一旦死至，荒忙何計？此而不悟，非癲如何？唯佛不癡，自餘階漸。」

貞觀十七年還歸建業，依山結草，性度果決，不以形骸為累，出處隨機。請法僧眾百有餘人，所在施化，多以現事責覈竟之，心用通故，俗聞者毛豎零淚。多在白馬寺，後往石頭城癘人坊住，為其說法，吮膿洗濯，無所不為。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癘所，顏色不變，伸屈如恒，室有異香經旬，年七十八矣。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(一)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(二)

習禪六之餘〈(本傳七人　附見二人)〉

唐衡岳沙門釋善伏傳十四

釋善伏，一名等照，姓蔣，常州義興人。生即白首，性知遠離。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家，布衣蔬食，日誦卷經，目覩七行，一聞不忘。貞觀三年，竇刺史聞其聰敏，追充州學，因爾日聽俗講，夕思佛義。博士責之，對曰：「豈不聞乎，行有餘力，所以博觀。如不見信，請問前聞。」乃試之，一無所滯，重為聯類佛教，兩用疏通。於是學館傾首，何斯人之若斯也！後逃隱出家，志樂佛法，欲罷不能，忽逢山水，淹留忘返，斯因宿習，非近學也。

至蘇州流水寺璧法師所，聽四經、三論。又往越州敏法師所，周流經教，頗涉幽求。

至天台超禪師所，示以西方淨土觀行，因爾廣行交、桂、廣、循諸州，遇綜、會諸名僧，諮疑請決。又上荊、襄、蘄部，見信禪師，示以入道方便。又往廬山，見遠公淨土觀堂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，示以無生觀。後共暉、才二師入桑梓山，行慈悲觀。

又為鬼神受戒莫噉肉，神又降巫者，令召伏受戒，巫者殺生祀神，神打之次死，降語曰：「吾已於伏閣梨受戒，誓不食肉，如何為吾殺生？愍爾愚癡，且恕汝命。後更爾者，必加至死。」自後諸祀永絕羶腥。常婺州二人同載績麻為貨，至江神所，一以蔬祭，一欲殺生而未行，其麻並濕，前蔬祭麻並乾燥，於是行人忌憚，無敢肉祭。故其授戒功驗，人神敬仰，有陵犯者立見禍害。江、淮間屠販魚肉鵝鴨雞豬之屬，受法開放，市無行肆，官人怪之。有義興令素不信，嫌伏動眾，將加私度之罪。伏昆季賂之，其人忽即狗登繩牀，眾蛇惱患，不久除名。往常州笠之，卦云：「由犯賢聖，罪不可救。」其人得急，就伏求免。

永徽二年，被括還家，然志好出俗，見家如獄，復往山居，苦節翹勤，人不堪其憂也。眾又屯聚，因為說法，讚令行慈不殺者，佛教之都門也，不能行之，若講禮而為倨傲耳。又勸行六道供，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。又曰：「山有玉則草木潤，泉有龍則水不竭，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。」常在伏牛山，以虎豹為同侶，食蚊虻為私行。視前六尺，未曾顧眄。經中要偈，口無輟音。大約《十五觀》、《四明論》，以為崖准。顯慶五年行至衡岳，意欲求靜，返更屯結。說法既久，忽告曰：「一切無常，氣息難保。夜深各散，緣盡當離。」時不測其言也。便返閉而坐，爾夜衡州諸寺鐘及笙管鳴聲徹曉。道俗咸怪，至房關掩，乃破而開之，見伏端坐久終，便以奏聞。

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十五〈(普明僧裔)〉

釋解脫，姓邢，臺山夾川人。七歲出家，依投名匠，志在出道，唯在禪思，遠近訪法，無師不詣。復住五臺縣照果寺，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十餘年。今猶故堂十餘見在，山如佛光，花彩甚盛，至夏大發，昱人眼口。其側不遠有清涼山，山下清涼，即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。有高行沙門曜者，年百六歲，自云：「我年五十時，與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請見文殊。行至花園北，遇一大德，形神慈遠，徐行東去。解脫頂禮發願，我時精神欣喜，不暇諮請。解脫云：『已曾三度親見文殊，誡語云：「汝自悔責，若切至，必悟道也。」便依言自咎，晝夜剋責，心便安靜。』」又感諸佛見身說偈曰：「諸佛寂滅甚深法，曠劫修行今乃得。若能開明此法明，一切諸佛皆隨喜。」因問寂滅法何者是，若為教人令解之？諸佛即隱，空中聲曰：「方便智為燈，照見心境界。欲究真實法，一切無所見。」遂依此法化導有緣。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，四遠欽風，資給弘護。四十餘年，常在佛光。永徽中卒，今靈軀尚在，嶷然坐定，在山窟中。

又五臺南娑婆寺南五六里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，求見文殊，意欲請法。有神人空中告曰：「汝無禪習，止可長生，龕前取藥服之，可得延壽。」明懷疑不決。後又告曰：「藥名長松，汝何不服？此藥無毒。」明便依言服之。又告同行諸僧已，騰空而去。厥處見在，去恒岳目矚相接。

又有僧裔禪師者，住欣州秀容建國寺，恒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餌藥，年將八十。道俗尊仰，不知志入何法，而興歎者號「不可思議人」。其山靈泉望迹，石上見在，祈福者眾。永徽中有人無目，不知何來，彈琵琶誦《法華》一部，向望人山手彈口誦，以娛此山。亦不測其然。

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傳十六

釋法融，姓韋，潤州延陵人。年十九，翰林墳典，探索將盡。而姿質都雅，偉秀一期，喟然嘆曰：「儒道俗文，信同糠粃。般若止觀，實可舟航。」遂入茅山，依炅法師剃除，周羅服勤請道。炅譽動江海，德誘幾神，妙理真筌，無所遺隱。融縱神挹酌，情有所緣，以為慧發亂縱，定開心府，如不凝想，妄慮難摧，乃凝心宴默於空靜林。二十年中專精匪懈，遂大入妙門，百八揔持，樂說無盡，趣言三一，懸河不窮。

貞觀十七年，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，日夕思擇，無缺寸陰。數年之中，息心之眾百有餘人。初構禪室，四壁未周，弟子道綦、道憑於中攝念，夜有一獸如羊而入，騰倚揚聲，腳蹴二人心，見其無擾，出庭宛轉而遊。山有石室，深可十步，融於中坐。忽有神蛇長丈餘，目如星火，舉頭揚威於室口，經宿見融不動，遂去，因居百日。山素多虎，樵蘇絕人，自融入後，往還無阻。又感群鹿依室聽伏，曾無懼容。有二大鹿直入通僧，聽法三年而去。故慈善根力，禽獸來馴，乃至集于手上而食，都無驚恐。所住食廚，基臨大壑，至於激水不可環階，乃顧步徘徊，指東嶺曰：「昔遠公拄錫則朽壞驚泉，耿將整冠則枯甃還滿，城感所及，豈虛言哉！若此可居，會當清泉自溢。」經宿東嶺忽涌飛泉，清白甘美，冬溫夏冷，即激引登峰，趣釜經廊，此水一斗，輕餘將半。又，二十一年十一月，巖下講《法華經》，于時素雪滿階，法流不絕，於凝冰內獲花二莖，狀如芙蓉，瑩同金色，經于七日，忽然失之，眾咸歎仰。

永徽三年，邑宰請出建初，講揚《大品》，僧眾千人。至〈滅諍品〉，融乃縱其天辯，商搉理義，地忽大動，聽侶驚波，鐘磬香牀並皆搖蕩。寺外道俗，安然不覺。顯慶元年，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。融謂諸僧曰：「從今一去，再踐無期。離合之道，此常規耳。」辭而不免，遂出山門。禽獸哀號，逾月不止。山澗泉池，擊石涌砂，一時填滿。房前大桐四株，五月繁茂，一朝凋盡。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，終於建初，春秋六十四。道俗哀慕，宮僚軫結。二十七日窆於雞籠山，幢蓋笳簫，雲浮震野，會送者萬

有餘人。傳者重又聞之，故又重緝。

初，融以門族五百，為延陵之望，家為娉婚，乃逃隱茅岫，炅師三論之匠，依志而業。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，現有辟支佛窟，因得名焉。有七藏經書：一佛經，二道書，三佛經史，四俗經史，五醫方、圖、符。昔宋初有劉司空造寺，其家巨富，用訪寫之，永鎮山寺，相傳守護。達於貞觀十九年，夏旱失火，延燒五十餘里二十餘寺，并此七藏並同煨燼。嗟乎回祿，事等建章，道俗悼傷，深懷惻愴。初，融住幽栖寺，去佛窟十五里，將事尋討，值執藏顯法師者稽留，日夕諮請，經久許之，乃問融所學，并探材術，遂寄詩達情，方開藏給。於即內外尋閱，不謝昏曉，因循八年，抄略粗畢。還隱幽栖，閉關自靜，房宇虛廓，惟一坐敷，自餘蔓草苔莓，擁結坐牀，塵高二寸。寒不加絮，暑絕追涼，藉草思微，用畢形有。然而吐言包富，文藻綺錯，須便引用，動若珠聯，無不對以宮商，玄儒兼冠。

初出幽栖寺，開講《大集》，言詞博遠，道俗咸欣。永徽中，江寧令李修本，即右僕射靖之猶子，生知信向，崇重至乘，欽融嘉德，與諸士俗步往幽栖請出州講，融不許，乃至三返方遂之。舊齒未之許，後銳所商搉，及登元座，有光前傑，答對若雲雨，寫送等懸河，皆曰：「聞所未聞，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。」聽眾道俗三千餘人，講解《大集》，時稱榮觀。爾後乘茲雅聞，相續法輪，邑野相趍，庭宇充□。時有前修負氣，望日盱衡，乍聞高價，驚惶府俞，來至席端，昌言徵責。融辭以寡薄，不偶至人，隨問答遺，然猶謙挹，告大眾曰：「昔如來說法，其理猶存，人雖凡聖，義無二准。何為一時一席，受道之眾塵沙；今雖開演，領悟之賓絕減。豈非如行如說，心無累於八風；如說如行，情有薄於三毒。不然，將何自拔耶？」聞者撫心，推測涯極。故使聽眾傾耳，莫不解形情醉。

初，武德七年，輔公祏跨有江表，未從王政，王師薄伐，吳越廓清，僧眾五千，晏然安堵。左僕射房玄齡奏稱：「入賊諸州，僧尼極廣。可依關東舊格，州別一寺，置三十人，餘者遣歸編户。」融不勝枉酷，入京陳理。御史韋挺備覽表辭，文理卓明，詞彩英贍，百有餘日，韋挺經停。房公伏其高致，固執前迷，告融云：「非謂事理不無，但是曾經自奏。何勞法衣出俗，將可返道賓王，五品之位俯若拾遺，四千餘僧未勞傍及。」融確乎不拔，知命運之有窮，旋于本邑，後方在度。

又弘護之誠，喪形為本，略出一兩，示其化迹。永徽之中，睦州妖女陳碩真邪術惑人，傍誤良善，四方遠僧，都會建業，州縣搜討，無一延之。融時居在幽巖，室猶懸磬，寺眾貧煎，相顧無聊，日漸來奔，數出三百，舊侶將散，新至無依，雖欲歸投，計無所往。縣官下責，不許停之，融乃告曰：「諸來法侶，無問舊新，山寺蕭條，自足依庇。有無必失，勿事羈離，望剎知歸，退飛何往？並安伏業，禍福同之。何以然耶？並是捨俗出家，遠希正法，業命必然，安能避也。近則五賊常逐，遠則三獄恒纏，心無離於倒

迷，事有障於塵境，斯為巨蠹，志異驅除，安得瑣瑣公途繫懷封著！並隨本志，無得遠於幽林。」融以僧眾口給，日別經須，躬往丹陽，四告士俗，聞者割減，不爽祈求。融報力輕強，無辭擔負，一石八斗，往送復來，日或二三，莫有勞倦。百有餘日，事方寧靜，山眾恬然，無何而散。于時局情寡見者被官考責，窮刻妖徒，不能支任，或有自縊而死者。而融立志滔然，風塵不涉，客主相顧，諧會琴瑟，遂得釋然理通情洽。豈非命代開士，難擁知人，寒木死灰，英英間出，寔斯人矣。

時有高座寺亘法師，陳朝名德，年過八十，金陵僧望，法事攸屬，開悟當塗。融在幽栖，聞風造往，以所疑義封而問曰：「經中明佛說法言下，受悟無生；論中分別名句文相，不明獲益。法師受佛遺寄，敷轉法輪，如融之徒未聞靜惑，為是機器覆塞，為是陶化無緣？明昧迴遑，用增虛仰，必願開剖盤結，伏志遵承。」亘良久憮然告曰：「吾昔在前陳，年未冠肇，有璀禪師，王臣歸敬，登座控引，與子同之。吾何人哉，敢當遺寄。」遂爾而散。融還建初寺潛結同倫，亘重其道志，策杖往尋。既達建初寺，有德善禪師者，名稱之士，喜亘遠來，歡愉談謔。而善與融同寺，初未齒之，亘曰：「吾為融來，忽輕東魯。」乃召而問之，令敘玄致，即座控舉，文理具揚，三百餘對，言無浮采，於是二德嗟詠滿懷，仍於山寺為立齋講。

然融儀表瓌異，相越常人，頭顱巨大，五岳隆起，眉目長廣，頰頰濃張，龜行鶴視，聲氣深遠，如從地出，立雖等倫，坐則超眾。衣服單素，纔得充軀，肩肘絕綿，動逾累紀，嘗有遺者，返而還之。而心用柔軟，慈悲為懷，童稚之與耆艾，敬齊如一。屢經輕惱，而情忘瑕不顧。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身，詈以非類，乃就山說之。融曰：「向之所傳，揔是風氣，出口即滅，不可追尋。何為負此虛談，遠傳山藪。無住為本，願不于心。」故其安忍刀劍情靈若此。或登座罵辱，對眾誹毀，事等風行，無思緣顧，而顏貌熙怡，倍增悅懌。是知斥者故來呈拙，光飾融德者乎？傳者抑又聞之，昔如來說化，加謗沸騰，或殺身以來誚，或繫杅以生誹，滅跡內以死虫，反說面欺大聖，斯徒眾矣，而佛府而隱之，任其訕誹。及後過咎還露，或生投地穴，或死入泥犁，天人之所共輕，幽顯為之悲慟。而如來光明益顯，金德彌昌，垂範以示將來，布教陳於陸海。

融嘗二十許載備覽群經，仰習正覺之威容，俯眄喋喋之聲說，陀那之風審，七觸之安有，剎那之想達，四選之無停，固得體解時機，信五滓之交貿，覽其指要，聊一觀之都融。融實斯融，斯言得矣。

衛州霖落泉釋惠方傳十七

釋惠方，姓趙，冀州信都棗強人。七八歲便思出俗，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，居然靜志，眾侶怪其特高，遂授以九次十想，隨聞斂念，仍受此法，亟涉炎涼。隋文后崩，

西京立寺，遠徵入住，厚禮供焉。而雅志不渝，山林綴想，雖遇匠石，無緣運斤，舊所禪徒，虛懷鶴望。大業六年，辭還本寺，門侶雲結，請道如山。隋季不靜，巖穴丘陵，移居汲郡之隆善寺。及皇運大昌，天下無事，又與門人修緝舊所，遂使松門石棟，巖室風窻，並得經綸，更新雲構。曾於廊下言及幽微，沙彌伏階密聽，空中聲曰：「何忽沙彌在此伏聽。」懼驚起，又被打擊，經宿乃穌。其感靈祥，如此例也。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於所止，春秋九十有三。初未終前，忽有異香縈於巖室，氛氳三日，眾不測，恰終香歇。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岡之陽。

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嚮傳十八

釋法嚮，姓李，揚州海陵葛崗人。形長八尺，儀貌魁傑，眉目秀異，立性威嚴，言不妄發。足下有黑子，圓淨分明，相者曰：「長為軍將，仍有重名於天下也。」年十六辭親出家，即事精苦，與人卓異，尼嫗參禮，未嘗與言，戒行清淨，誦《法華》通。攝山栖霞寺恭禪師，住法後賢，眾所歸仰，承名延致，於寺側立法華堂，行智者法華懺。嚮依法行，三七專注，大獲瑞應，知而不言。恭既入京，嚮還江北，海陵、寧海二縣各延供養。

隋末，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，於中靜坐，晝臥驚起，曰：「火發。」喜四出顧視了無，嚮曰：「吾患耳，妄聞耶！」明日晝驚，如此三度，遂東還寧海。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，如所告焉。大虫傷害，日數十人，乃設禳災大齋。忽有一虎入堂，搏一人將去，嚮逐後喚：「住，何造次！今為檀越設齋，可放此人。」依言即放。諸虎大集，以杖扣頭為說法，於是相隨遠去。又欲往天台尋智者古迹，謂弟子曰：「吾雖欲至天台而不達。」在江南一山中，西北望見一城，及過江至江陰縣，道俗留連，於縣東南山起寺，號曰定山，便經年稔。後天下漸安，又還海陵鹽亭，百姓留之。有小孤山出地百仞，四面無草木，於前立寺，名為正見，處之。貞觀四年冬初，謂門人曰：「吾與汝別，近夢惡，將不起矣。」遂臥二十日，忽起索湯，盥浴剃髮，自辰至酉，面西而終，年七十八。將終，謂弟子曰：「吾願以身施諸鳥獸。此無林木，食若不盡，穢人眼目，可埋山西南。」及依往埋，掘便值石，盤薄無由。又更試掘，遂得一處，凹陷石上，恰得容身，因厝中，置塔其上。

嚮生常日，投陀林野，馴伏猛獸，觀想西方，口唱南無佛，不多說法，隨緣一兩句。有災祥者令避，託以夢想所見。貞觀二年，有常洲人往幽州，見一女人問：「海陵嚮禪師健不？」又問「識耶」，答「不識」。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嚮師。此人遇患，經年不至，嚮預知之，每歎息：「那不至耶！」人至江陰，附頭巾與海陵人，將至其處，乃令弟子逆之，恰至門首相值，以巾付還。嚮得巾，執玩咨嗟，裂破付弟子，人得一片，

有不得者。貞觀三年，天下大括義寧私度，不出者斬。聞此咸畏，得頭巾者並依還俗，其不得者現今出家。其年大雪深數尺，告弟子曰：「吾須新菜。」弟子曰：「雪深叵得。」曰：「上山求之，可有。」如言上山數里，至一樹下，皆是青菜，取之而返。預知皆如此也。

蘄州雙峰山釋道信傳十九

釋道信，姓司馬，未詳何人。初七歲時，經事一師，戒行不純，信每陳諫，以不見從，密懷齋檢，經於五載，而師不知。又有二僧，莫知何來，入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，聞而往赴，便蒙授法，隨逐依學，遂經十年。師往羅浮，不許相逐：「但於後住，必大弘益。」國訪賢良，許度出家，因此附名，住吉州寺。被賊圍城，七十餘日，城中乏水，人皆困弊，信從外入，井水還復。刺史叩頭：「賊何時散？」信曰：「但念般若。」乃令合城同時合聲。須臾，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，思欲得見，刺史告曰：「欲見大人，可自入城。」群賊即散。既見平定，欲往衡岳，路次江洲，道俗留止廬山大林寺。雖經賊盜，又經十年，蘄州道俗請度江北，黃梅縣眾造寺，依然山行，遂見雙峰有好泉石，即住終志。當夜大有猛獸來遶，並為授歸戒，授已令去。自入山來三十餘載，諸州學道，無遠不至，刺史崔義玄聞而就禮。

臨終語弟子弘忍：「可為吾造塔。」命將不久，又催急成。又問「中未」，答「欲至中」。眾人曰：「和尚可不付囑耶？」曰：「生來付囑不少。」此語纔了，奄爾便絕。于時山中五百餘人，並諸州道俗，忽見天地闇冥，遶住三里，樹木葉白，房側梧桐樹曲枝向房，至今曲處皆枯。即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也，春秋七十有二。至三年，弟子弘忍等至塔開看，端坐如舊，即移往本處，于今若存。

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

釋惠明，姓王，杭州人。少出家，遊道無定所。時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，遠近奔隨，明於法席二十五年，眾侶千僧，解玄第一。持衣大布二十餘載，時共目之「青布明」也。翹勇果敢，策勤無偶。後至蔣州巖禪師所，一經十年，諮請禪法。在山禪念，經雪路塞，七日不食，念言：「我聞不食七日便死。今明知業也，若業自在，可試知之。」以繩自懸於高崖，怳怳如人割斷，因落崖底，如人擎置，一無所損。復至荊州四望山頭陀。二虎交鬪，自往分解。冬夏一服，行止形俱，所去無戀，即經所謂「如鳥陵空」，喻斯人矣。誦《思益經》，依經作業。近龍朔年，從南山出，至京遊觀，與其言論，無得為先。不久旋返，云往江曲，依閑修道，莫知定所。

此論元遺在二十卷內，今竹堂校證，合入此卷之後

論曰。經不云乎，禪智相遵，念慧攸發，神遊覺觀，感使交馳。何以知其然耶？但由欲界亂善，性極六天，色有定業，體封八地，通為世結，愛味不殊。莫非諦集重輕，故得報居苦樂，終是輪迴諸界，未曰缺有超生。且據亂靜二緣，故略分斯兩位。然則三乘賢聖，及以六邪諸道，將欲猒煩栖慮，莫不依乎初定。良以心殊麁妙，慧開通局，遂有揔斯一地，得延邪正之機。

自釋教道東，心學唯勘，逮于晉世，方聞睿公，故其序云：「慧理雖少，足以開神達命。禪法未傳，至於攝緣繫想，寄心無地。」時翻《大論》，有涉禪門，因以情求，廣其行務。童壽弘其博施，乃為出《禪法要解》等經。自斯厥後，祖習逾繁，曇影、道融厲精於淮北，智嚴、慧觀勤心於江東，山栖結眾則慧遠標宗，獨往孤征則僧群顯異。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，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，不可怪也。

逮于梁祖，廣闢定門，搜揚寓內有心學者揔集揚都，校量深淺，自為部類。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，使夫息心之侶栖閑綜業。于時佛化雖隆，多遊辯慧，詞鋒所指，波涌相凌，至於徵引，蓋無所籌，可謂徒有揚舉之名，終虧直心之實，信矣！

或有問曰：大聖垂教，正、像為初，禪法廣行，義當修習。今非斯時，固絕條緒，其次不倫，方稱末法，乃遵戒之行，斯為極也。請為陳之！

因為敘曰：原夫正、像東設，被在機緣，至於務道，無時不契。然教中廣敘信法兩徒，誠由利鈍等機，所以就時分位，若能返源體道，深猒諸有，學與佛世，其德齊焉。故初千年為正法也，即謂會正成聖，機悟不殊。第二千年，依教修學，情投漸鈍，會理叵階，攝靜住持，微通性旨，然於慧釋未甚修明，相似道流，為像法也。第三千年後，末法初基，乃至萬年，定慧道離，但弘世戒，威儀攝護，相等禪蹤，而心用浮動，全乖正受，故並目之為末法也。善見所述，法住萬年，護持紹世，斯蹤可錄。若依魔邪，時度千年，不修靜觀，非通論也。約相兩敘，矛盾乖蹤，就緣判教，各有其致。至如世情煩掉，人顯鋒奇，纔斆攝持，皆耽昏漠，良由習熏既遠，宗匠難常，即目易觀，未遑誡教。善見萬載，亦是明規，准法具修，義無不獲。故論敘云：「初五千年得三達智，後五千但遵戒法。」前據道法，理觀住持，故云入聖，諒有從也。後在事亂，相法住持，何能入道？故言是也。若乃心水鼓浪，則世業難成；想寂離緣，則理自清顯。涅槃敘定，豈不然哉？故使聚落宴坐，神仙致譏；空林睡臥，群聖同美。誠以託靜求心，則散心易攝，由攝心故，得解脫也。《成論》明誥，斯可師之。世有定學，妄傳風教，同纏俗染，混輕儀迹。即色明空，既談之於心口；體亂為靜，固形之於有累。神用沒於詞令，定相腐於脣吻，排小捨大，獨建一家，攝濟住持，居然乖僻。《智論》所敘，前傳具彰，頃

世已來，宗斯者眾，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，神頓絕慮之鄉乎？所以託靜栖心，群籍皆傳其靈異，處喧攝慮，今古未彰其感通，信可依矣。

高齊河北獨盛僧稠，周氏關中尊登僧實。寶重之冠，方駕澄、安，神道所通，制伏強禦。致令宣帝擔負，傾府藏於雲門，冢宰降階，展歸心於福寺，誠有圖矣，故使中原定苑，剖開綱領。惟此二賢，接踵傳燈，流化靡歇，而復委辭林野，歸宴天門，斯則挾大隱之前蹤，捨無緣之高志耳，終復宅身龍岫，故是行藏，有儀雅屬。有菩提達摩者，神化居宗，闡導江、洛，大乘壁觀，功業最高，在世學流，歸仰如市。然而誦語難窮，厲精蓋少，審其慕則，遣蕩之志存焉，觀其立言，則罪福之宗兩捨。詳夫真俗雙翼，空有二輪，帝網之所不拘，愛見莫之能引，靜慮籌此，故絕言乎。然而觀彼兩宗，即乘之二軌也。稠懷念處，清範可崇；摩法虛宗，玄旨幽賾。可崇則情事易顯，幽賾則理性難通。所以物得其筌，初同披洗。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，差難述矣。義當經遠陶治，方可會期，十住羅穀，抑當其位。褊淺之識，隋墮之流，朝入禪門，夕弘其術，相與傳說，謂各窮源，神道冥昧，孰明通塞？是知慮之所及，智之所圖，無非妄境惑心。斯是不能返照其識，浪執境緣，心靜波驚，多生定障。即謂功用，定力所知，外彰其說，逞慢逞惑。此則未閑治障，我倒常行，他力所持，宗為正業，真妄相迷，卒難通曉。若知惟心，妄境不結，返執前境，非心所行。如此胥徒，安可論道？

有陳智璀，師仰慧思，思寔深解玄微，行德難測。璀亦頗懷親定，聲聞于天，致使陳氏帝宗，咸承歸戒，圖像榮供，逸聽南都。然而得在開弘，失在對治，宗仰之最，世莫有加，會謁衡岳，方陳過隙，未及斷除，遂終身世。隋祖創業，偏宗定門，下詔述之，具廣如傳。京邑西南置禪定寺，四海徵引，百司供給，來儀名德，咸悉暮年，有終世者，無非坐化，具以聞奏，帝倍歸依。二世纘曆，又同置寺，初雖詔募，終雜講徒，故無取矣。當朝智顗，亦時禪望，鋒辯所指，靡不倒戈，師匠天廷，榮冠朝列，不可輕矣。至如慧越之捋虎鬚，道舜之觀牛影，智通之感奇相，僧定之制強賊，節操如鐵石，志概等雲霄，備彰後傳，略為盡美。又如慧瓚禪主，嘉尚頭陀，行化晉、趙，門庭擁盛，威儀所擬，無越律宗，神解所通，法依為詣，故得理事符允，有契常規，道有衰隆，固為時喪，致延帝里，沒齒亡歸。頃有志超，即承瓚胤，匡讚之德，乃跨先摸，弘訓之規，有淪其緒，故使超亡，其風頹矣。

觀夫慧定兩級，各程其器，皆同佛日，無與抗衡。然於祥瑞重沓，預覿未然，即世恬愉，天叶葉衛，誠歸定學，蓋難奪矣。頃世定士，多削義門，隨聞道聽，即而依學，未曾思擇，扈背了經，每緣極旨，多虧聲望，吐言來誚，往往繁焉。或復耽著世定，謂習真空，誦念西方，志圖滅惑，肩頸掛珠，亂掐而稱禪數，納衣乞食，綜計以為心道。又有倚託堂殿，遶旋竭誠，邪仰安形，苟存曲計，執以為是，餘學並非，冰想鏗然，我倒誰識。斯並戒見二取，正使現行，封附不除，用增愚魯。向若纔割世網，始預法門，

博聽論經，明閑慧戒，然後歸神攝慮，憑准聖言，動則隨戒策修，靜則不忘前智，固當人法兩鏡，真俗四依。達智未知，寧存妄識？如斯習定，非智不禪，則衡嶺、台崖扇其風也。復有相迷同好，聚結山門，持犯蒙然，動掛刑網，運斤運刃，無避種生，炊爨飲噉，寧慚宿觸？或有立性剛猛，志尚下流，善友莫尋，正經罕讀，瞥聞一句，即謂司南，昌言五住久傾，十地將滿，法性早見，佛智已明。此並約境住心，妄言澄淨，還緣心住，附相轉心，不覺心移，故懷虛託，生心念淨，豈得會真？故經陳心相，飄鼓不停，蛇舌燈焰，住山流水，念念生滅，變變常新，不識亂念，翻懷見網，相命禪宗，未閑禪字。如斯般輩，其量甚多，致使講徒例輕此類。故世諺曰：「無知之叟，義指禪師；亂識之夫，共歸明德。」返迷皆有大照，隨妄普翳真科，不思此言，互談名實。考夫定慧之務，諒在觀門，諸論所陳，良為明證。通斯致也，則離亂定學之功，見惑慧明之業，若雙輪之遠涉，等真俗之同遊。所以思、遠振於清風，稠、實標於華望，貽厥後寄，其源可尋。斯並古人之所同錄，豈虛也哉！

續高僧傳卷二十(二)